

兩岸關係論述的緊張和壓力，至今仍未解除。也許新政府根本不視之為壓力，但也不宜輕忽前不久瑞士洛桑管理學院（IMD）的警示：台灣不可能置身於大中華經濟圈之外，台灣經濟最好的出路是找出可以和大陸互補合作的經濟項目。

三、站在將心比心和換位思考的立場，我們大概可以理解，過去大陸對台灣處處讓利，推動不少惠台政策，用心可謂良苦。如今台灣換了執政黨，卻毫不領情，還提出不應過度依賴「單一市場」，要採取「新南向」，這樣舉措難免令大陸對台主政單位相當難堪，抵制攻勢一波波而來。不過，我們也應想到，如果不是過去幾年台灣那麼依賴大陸，也不致今日大陸有那麼多籌碼來制裁我們。

四、如今看來，新政府的確有心想要扭轉以往過度依賴大陸的政策，但該進一步思考的是，是否新南向政策能夠擺脫大陸糾葛？從過去一、二十年歷經政府曾推動的南向政策看，新南向從商業投資，擴大為人才培育、參與基層建設、招商投資與促進觀光等四大領域，確實想深化和東協國家的經濟夥伴關係和雙向交流。但從實際上看，大陸不少高端科技亦早已南向，比我們更深入在東南亞的投資，也是不能視而不見的事實。新政府不能完全忽視對岸強大且具關鍵的經濟影響力，否則不免又陷入「收效有限」的覆轍。

五、日前，陸委會副主委林正義首度鬆口承認，兩岸目前聯繫機制已陷入「已讀不回」的狀態，但大陸還沒有「完全把門關閉起來」。這扇門究竟是要開或閉，很多因素取決於剛執政的新政府，也關係到台灣未來的產業發展和民生福祉，有待做出更明確的說明和態度呈現，否則兩岸關係只會持續惡化下去。

（十五）本院許委員淑華，鑑於台灣民政府自製身分證和車牌提供給民眾上路引發爭議，且台灣民政府宣稱屬於美國政府，並且依照自己標準畫分行政區域，發給各類身分證件，就已經明顯逾越中央及地方政府的職權。尤其是該組織強調與美國或是美國在台協會互動，已經牽涉到國家外交政策與行為，政府有關部門不應該繼續裝聾作啞，任令台灣民政府的擴大發展，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

說明：

一、在言論自由範疇之內，每一個人都可以有不同觀點與主張，但是輕率指摘別人是「中國難民」、「回中國去」等等，不僅有失厚道，且已幾近污辱的程度，絕對要嚴予譴責。洪女士所屬的團體「台灣民政府」，受到池魚之殃，受到政治團體的抗議，反而凸顯台灣民政府存在的問題。長期以來，台灣民政府主張屬於美國，擅自發給台灣民政府身分證及車牌，宣稱可以進入美國在台協會及領土，如此荒謬的主張，早已受到質疑。

二、過去也曾經發生加入台灣民政府的成員，因懷疑被騙而訴諸法律行動。媒體記者也曾持有

台灣民政府的證件，到美國在台協會實地驗證是否能夠自由出入。結果證明美國並不承認這個團體與美國政府的關聯性，警察與監理機關也曾取締懸掛台灣民政府車牌的車輛。在此情況下，政府早就應該引用相關法律加以取締。任其發展的結果，果然其偏狹與歪曲的言論，隨其組織發展而引發爭端。

- 三、人民團體法需要好好修改，但修改方向是回應人民團體現在活絡的事實，通常台灣政府的公權力在遇到違法政治組織及活動時，會顧慮其可能引發政治效應與抗爭而遲疑。甚至對於違反集遊法的集會與遊行，總先包容處理，以免成為抗爭者擴大政治效應的素材。但是對於台灣民政府的處理，政府應該拿出魄力，對其存在與運作合法性加以檢視，對外公布，絕對不能敷衍塞責的任其發展，孳生更多的爭議。

（十六）本院許委員淑華，鑑於行政院長林全日前赴「三三會」對企業主演講時特別強調，「誰能增加最多就業，我就第一優先幫忙解決投資問題，就業是（政府）唯一 KPI」。林全更點出，過去台灣經濟發展出問題，主要是國內產業外移卻沒適當產業填補缺口，勞工沒有更好就業機會，形成貧富懸殊與仇富心態，要解決這個問題，必須仰賴投資。但吸引投資，不應該以外商直接投資作為政府各部門的 KPI，應思考對國人就業是否有幫助，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

說明：

- 一、林全的演講雖然沒有提出增加就業與提高薪資的具體解決方案，卻一語道破近二十年台灣經濟成長的迷思，了解問題的癥結之後，顯然比較容易找到治病的藥方。所謂台灣經濟發展迷思就是 GDP 成長看似亮眼，實質上是由外部需求所帶動，而外部需求主要來自產業外移中國，再由我方對其出口大量零組件、半成品等中間財所致。換言之，外部需求係以「台灣接单、中國生產」的三角貿易為主。這種外包型的生產模式，固然以三角貿易型態計入我 GDP，但實質受益者乃是承包代工國家之生產者（主要是中國勞工），卻無法嘉惠台灣本地的勞工。再者，近年來我勞工從 GDP 分配的比例逐年降低，相反的營業盈餘佔 GDP 比例卻向上攀升，顯見勞工拿到的經濟成長果實愈來愈少，落到資方口袋的卻愈來愈多。誠然，所得分配不均是全球產業分工的後遺症，讓資方得以找到更便宜的替代勞工，但貧富差距、所得分配不均若不儘速消弭，勢必加劇社會的矛盾。
- 二、其實，GDP 只是一個量化的數據，若不優化其內涵，使其成長確實能夠造福多數民眾，則盲目追求 GDP 成長，作為施政良窳的指標，得到的很可能是一種美麗的幻影，而人民卻依然無感。尤其，在全球化的潮流下，國際分工已打破了時空的隔閡，全球勞動力處於相同的競爭平台，於是資方擁有絕對優勢的籌碼，而勞工則在競爭激烈與替代性高的劣勢下，